「這麼晚了還在看劇本?你也太拼命了吧ミツ。」

「哇啊!」盤腿坐在地上的三月被突如其來的聲音嚇了一大跳, 抬頭一看才發現倚在門邊的人是大和, 手裡還拿著未開罐的啤酒瓶, 「大和さん, 進別人房間請先敲門啦!真是的……我只是覺得總有些地方怪怪的, 有點抓不到感覺。過幾天就要開拍了, 至少不能給工作人員添麻煩, 要好好努力才行!」

「抱歉啦, 半夜想喝個啤酒, 看到燈亮著就過來看看。」看著反覆翻閱劇本的三月十分專注的模樣, 大和猶豫片刻後還是開了口:「邪惡的大魔王需要天使的幫忙嗎?」

「不是我要說啊大和さん,聽你說自己是天使什麼的,總覺得哪裡不太對勁……」半開玩笑的吐槽只獲得了「哥哥我也不習慣啊這可是第一次演天使欸」的回應,三月重新整理好表情一本正經地向人討教:「大和さん應該很擅長魔王這種壞人角色吧,有什麼訣竅嗎?」

「據說很擅長這種角色」的大和聳聳肩,默默帶上門跟著盤腿坐下,一邊單手開啤酒一邊問道:「不如先說說你想像中的壞人怎麼樣?」唉,由自己來解釋這種東西也太折磨人了吧……

「這個嘛……像月雲那樣的人吧,自我中心又不懂愛!」沉思過後的三月握拳得出結論,惹得大和尷尬地擦了擦不存在的汗,「啊,那種壞和這種壞有一點差距啦。我是說你覺得劇本裡的魔王是怎麼樣的人?」

「嗯……前期的蘇摩司還比較好理解, 只是單純的作惡而已, 但是越到後面我就越來越迷惘了啊……」

「壞人雖然被劇本定義成壞人,但壞人也會有自己想要的東西,只是追求目標的手法跟好人不一樣——朝著這種方向思考看看?」

「想要的東西嗎?」三月那副幾乎可以稱之為「可愛」的皺眉表情總會讓人特別有罪惡感,大和仰首又喝了一口啤酒,靜靜聽著三月的自我推敲,「我覺得毀滅世界比較像是陸想做的事情,魔王只是幫他實現而已,到後來又好像是為了跟天使作對才這麼做……唉,比起當壞人,我比較沒辦法瞭解魔王對天使的感情啊……」

他們同時嘆了口氣,對比三月愁眉苦臉的模樣,大和的確是把魔王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。但要用什麼方法解釋,才能讓人明白那種複雜又矛盾的情感,看起來也是一大難題呢。「你是在說魔王要求天使折斷翅膀,卻又在天使真的動手時阻止他的橋段吧?」

三月一臉複雜地點點頭:「是啊!雖然這種作法很混帳,不過魔王如果愛著天使,一般來說不是該把他綁在身邊、用世界威脅他,讓天使不能離開自己嗎?換句話說就是 『我即使得不到你的心也要得到你的人』?」 「咳、」默默地把所有吐槽憋在心裡,大和嘗試從自己理解的角度切入三月的盲點,「如果是天使,他會為了世界辜負他愛的人;但換成魔王的話,就會為了他愛的人辜負全世界.....這樣可以理解嗎?」

「好像可以理解,又好像不太理解……」滿頭問號的三月再度陷入思考,「魔王是愛著天使的話,他就會為了天使辜負全世界?所以魔王是因為天使不愛他而生氣嗎?感覺又不太像啊……對我來說,對方不重視自己的話才會讓我更生氣!」

「唔……如果大和さん你是天使的話, 你會怎麼做呢?」「呃、如果我是天使的話?哥哥我不是很擅長這種角色啊……」

三月突如其來的提問像是捧到眼前的潘朵拉盒子,讓大和猶豫著是否應該打開它 ——他總不能把一整個夜晚都浪費在拐彎抹角的解釋上,可是為什麼、偏偏要由自己來 當那個引誘天使墮落的魔王?「雖然內心會有掙扎,我還是會選擇折斷翅膀吧?對方都 說那是他的條件了……不過我覺得惡魔真正想要的,並不是天使的翅膀。」

「咦?」

「如果是真心愛著對方的話……誰都不會希望經由自己的手讓喜歡的人失去自由, 淪為不得不關在囚籠中嬌養的金絲雀吧。」大和垂下眸子不去看三月的表情,「那種任由獨佔慾超過一切, 罔顧對方意願的『愛』, 怎麼能稱之為愛呢?」他明明也清楚這個道理, 為什麼還是無法擺脫自己的私心, 偏要難看至極地負隅頑抗到最後一刻, 才肯將魔王內心的汙穢剖開來攤在陽光底下, 任由純潔的天使觸碰、沾染、直到墮落?

今天的啤酒似乎一點用都沒有啊·····二階堂大和閉上眼睛,捏了捏鼻墊壓出的紅痕。如果可以的話,他一點都不想讓三月了解這種情感;但是看到三月糾結困擾的苦思模樣,他就忍不住伸手去碰觸那個潘朵拉的盒子,只要輕輕打開盒蓋,就能看見所有人性的黑暗面一湧而出——那不就是他要的解答嗎?

「原來是這樣啊!所以魔王是真心愛著天使,才不願意讓天使自折羽翼!」三月恍然大悟的聲音近在咫尺,「那一開始就不該提出這種要求嘛,真是彆扭的人。」

大和覺得自己就像是站在一面鏡子前,被迫看著赤裸裸的、毫無遮掩的自己,他還必須睜大了眼睛去直視那面鏡子,沒有任何逃避的餘地,「是啊,真是彆扭的人,只要坦白說出真心話就好了,他可是魔王欸。」為什麼不能直率地開口呢?為什麼不能任性地要求呢?魔王是愛著天使沒錯,但這齣劇終究只會是一齣悲劇,僅此而已……

「所以你找到對的感覺了嗎?」

「應該吧?我覺得已經沒有卡住的地方了, 我們乾脆現在來試試看吧!」三月重新讀過一遍劇本, 信心滿滿地將目光投了過來, 耀眼地如同驕陽高照, 讓所有嚮往光明的黑暗都無所遁形。

幸好三月什麼都還不知道——無論是他喜歡三月的事情,還是三月也喜歡他的事。 大和努力讓自己露出一如往常的微笑,「那我就捨命陪君子囉。」

>>>

第41場 內景。蘇摩司佔據的教堂 — 日

米拉推開教堂厚重的木門, 走向魔王的王座。

蘇摩司臉上象徵世界終結倒數的術式咒文變紅了三分之一。

他睜開眼、皺眉。

蘇摩司:

不是跟你說過很多次了, 把門關上。

米拉目不轉睛地盯著魔王臉上的咒文,身後的門被一陣風緩緩吹動、關上。

米拉:

(語速緩慢)

.....你還是不願意住手嗎?

米拉收起為了關門而搧動的翅膀。

蘇摩司:

陸(七瀨陸飾)一天到晚在魔界搞破壞,我只是跟他交換條件。 說到底,如果不是人類拆散他們兄弟、讓他懷著怨恨死去, 他又怎麼會變成惡魔來擾我魔界清閒啊? 米拉:

你的意願呢?只是為了一個惡魔的願望嗎?

蘇摩司:

(輕笑一聲)

我可是魔王, 毀滅世界需要理由嗎?

米拉:

魔王、魔界……一直以來三界也處得很穩定吧。 我不認為你會為了區區一個新生惡魔大費周章。 是不是有什麼隱情、或許我……

蘇摩司:

(打斷)

伊(和泉一織飾)每天都來跟我投訴派對被破壞、 壞了他勾搭新生惡魔的興致, 我可是被他們煩得要死!誰想知道這些事啊!

米拉:

我可以幫陸找到他的兄弟,天使能感知到神創造的每個孩子,我的劍會為他找回正義、消除他的執念,這樣一來——

蘇摩司:

(再次打斷)

天使、你不需要管其他惡魔的事。

遵循你的職責, 你該面對的人是魔王我, 不是嗎?

蘇摩司起身走向米拉, 抽出他腰間的聖劍, 將劍遞到他面前。

蘇摩司:

舉起你的劍, 打敗我......

蘇摩司抓住自己左胸口的衣物,露出笑容。

蘇摩司:

(語速緩慢)

得到魔王的心臟、拯救世界

——這不就是你想要的嗎?

米拉瞪著魔王不說話。

蘇摩司將劍橫在兩人之間, 笑容逐漸僵硬。

米拉看了劍一眼、又看向蘇摩司, 搶過他手中的劍, 轉身以劍氣劃破遮擋陽光的厚重窗 簾。

光芒灑落, 蘇摩司站在陽光無法觸及的邊緣, 依舊身處陰影之中。

米拉:

我不知道你為何欺騙自己......

我始終認為神創造的每個孩子都是應該被擁抱的。

米拉張開翅膀, 翅膀的影子籠罩兩人, 他將雙手交疊在胸口上。

1/	++-	
不	<u>†11</u>	

如果不介意. 請讓我用我的羽翼溫暖你吧。

請你.....

米拉的翅膀往前環繞。

米拉:

別露出這麼悲傷的表情......

蘇摩司往後蹬跳一步、避開了天使的羽翼。

蘇摩司:

......你該慶幸你的力量不足以與我匹敵, 否則我會將此視為你對我的宣戰。

米拉收回翅膀, 握緊手中的劍呈防衛姿勢。

蘇摩司:

你想知道我的意願嗎?

他冷笑一聲, 瞇起轉變成紅色的眼睛。

蘇摩司:

世界將要毀滅,業火焚後、塵埃落定。
所有人將在灰燼中沉寂——
你說,天使會不會為了拯救愚民,

而自斷羽翼、甘願墜地呢?

米拉瞪大雙眼,將劍指向魔王,手微微顫抖。

蘇摩司板著臉看著米拉。

米拉失力垂下劍尖, 丟下聖劍, 鐵器撞擊地面發出巨大的聲響。

他將手伸向了潔白的翅膀。

蘇摩司咬牙衝向前, 抓住米拉的衣領, 用力地一掌搧在他臉上。

7

「みっきー不可以――哇啊!!!」門口傳來的巨大叫聲讓兩人都回過神來,轉頭一看才發現其他團員趴在地上摔成了一片,幾人七嘴八舌的吵鬧聲打散了房間內一度緊繃的氣氛。

「環!你叫得太大聲了啦!我被你嚇到心臟差點要跳出來了!」

「我只是想叫みっき一不要打ヤマさん嘛!剛剛的空氣有夠可怕的欸!」

「就連我也以為三月さん真的要打下去了……」

「這種張力可真是不得了, 你已經漸入佳境了喔, ミツキ。」

「比起這些……你們幾位, 可不可以先從我身上起來?」

「一織!你有沒有怎麼樣?」護弟心切的三月朝著門口直奔而去,將天使與魔王錯綜複雜的關係全拋在腦後。大和只好放下手中的劇本無奈一哂,在心中反覆咀嚼ナギ的稱讚,他心知肚明這是好事,卻只發現自己滿懷著憂心忡忡的焦慮。

看著三月對著台下觀眾打趣團員的模樣,大和深深吸了一口氣,仔細藏好矛盾複雜的表情——用一個閉眼的時間收拾好所有情緒,早就是他習以為常的事情了。像這種讓人糾結不已的回憶,果然還是不要想起來比較好吧?